

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

一次改变一生的旅行



[法国]夏多布里昂 著
冯道如 侯敏 译

前往美洲：夏多布里昂游记



Elabora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俗文化語彙 · 1

◎ 俗文化語彙 · 1

◎ 俗文化語彙 · 1

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

前往美洲：夏多布里昂游记

[法国]夏多布里昂 著

冯道如 侯敏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往美洲: 夏多布里昂游记 / (法) 夏多布里昂著;
冯道如, 侯敏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57-3

I. ①前… II. ①夏… ②冯… ③侯… III. ①游记—
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2043 号

书 名	前往美洲: 夏多布里昂游记
著 者	(法) 夏多布里昂
译 者	冯道如 侯 敏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特约编辑	聂 斌
文字编辑	邹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57-3
定 价	3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01 前往美洲
- 023 奥内达加人
- 040 加拿大的湖泊
- 048 一篇没有日期的日记
- 076 佛罗里达内陆几处景点的介绍
- 090 野蛮人的习俗
- 092 婚嫁、生儿育女和丧葬仪式
- 106 丰收、节日、采集枫糖、捕鱼、舞蹈及游戏
- 126 年历、时辰的划分和自然历
- 131 医药
- 138 语言
- 150 狩猎
- 165 战争
- 192 宗教
- 201 政府、纳奇兹人及自然国度里的独裁统治
- 213 摩斯科格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有限君主制

- 224 休伦人与易洛魁人——原始状态下的共和国
- 234 北美野蛮人的现状
- 254 美利坚合众国
- 268 西属共和国
- 283 博物志
- 303 美洲之旅尾声

前往美洲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我从圣马洛上船，扬帆起航，徜徉于茫茫大海。在1791年5月6日这一天的早上八点，我们窥见了亚速尔群岛中皮科岛的山峰。几小时后，我们在格拉西奥萨岛边的礁石区抛锚。关于该岛的描述收录在《论革命》^①一书中，但其具体发现时间不详。

这里是我生平踏上的第一块异国土地，正因为此，记忆中的格拉西奥萨岛一直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此次前来亚速尔群岛，我没忘捎上夏克达斯^②，还让他看了那尊据说是首批抵达这里的航海家于岸边发现的著名雕像。

① 本书作者的一部著作，又名《论古今革命以及它们与法国革命的关系》。

② 作者所著《阿达拉》一书的主人公。该书主要通过夏克达斯的自述而展开，书中穿插描述了不少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及北美洲的风光。

离开亚速尔群岛后，猛烈的海风把船吹向纽芬兰岛一带，于是我们不得不在离纽芬兰岛不远的圣皮埃尔岛靠岸。关于这一段经历的描述，我且引用《论革命》里的原话：

T和我走入那座荒岛的山岭间。山间，浩渺无垠的雾霭将我们重重笼住，漫步其间，竟觅不到海的踪迹，唯有那徐徐海风，送来大海低沉的吼声。行至一处长满苔藓的阴暗沼泽，我们望着脚下这一条绯红色的溪流在岩间奔涌，竟迷了路。

峡谷中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一些松树，这种松树的嫩芽可以用来酿一种苦涩的啤酒。圣皮埃尔岛周围礁石环绕，其中一块取名鸽棚的岩石十分醒目，每逢春天，海鸟们都会在此筑巢。我在《基督教真谛》一书中对此有过描述。

圣皮埃尔岛与纽芬兰岛仅隔着一条十分危险的海峡，从圣皮埃尔岛荒凉的岸边望去，时而能够看到对面更加荒芜的纽芬兰岛。每逢夏季，两个岛的岸边便摆满了海鱼，在炎炎烈日下暴晒；而到了冬季，则有不少北极熊出没于此，四下寻找着渔民丢弃在海滩的鲜鱼内脏。

记忆中，圣皮埃尔岛的首府仅仅是一条十分宽阔的沿岸街道。当地人十分好客，热情地给我们提供食宿。总督就住在小

镇尽头的城堡里，我去他家吃过两三次饭。他在城墙底部的壕沟里种了些欧洲的蔬菜品种。我记得有一次吃完饭，他带我去了他的“菜园”，然后我们一起来到城堡上，在旗杆矗立的地方坐了下来。法国国旗在头顶随风飘扬，我们遥望着充满野性的大海和纽芬兰岛荒凉的海岸，不禁聊起了我们的祖国。

停留了整整两星期后，我们离开了圣皮埃尔岛，向着南边进发，行至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沿岸时，海面变得出奇的平静。我们欣赏到了最美的蓝天，夜晚和日升日落也令人欣喜不已。在《基督教真谛》“自然二景”一章里，我描述了其中一晚无比壮美的夜景，以及其中一次异常华丽的落日。“从船上的缆绳之间望向茫茫大海，只见太阳像金球一样，随时准备跃入波涛之中。”如此等等。

然而，一场意外的出现，差点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一日，海面上热浪袭人，一丝风也不见。船帆收起，被拉到了桅杆上。桅杆的重量让船有些不堪重负，船随着海浪的冲击左右摇晃。甲板上很晒，再加上船不停地摇晃，让人烦躁不安，于是我决定到海里沐浴一番。当时救生艇并没有从船上卸下来，于是我就由船首一头扎进水中。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还有几位乘客也纷纷跳了下来。我游来游去，丝毫没有注意船的动向。然而当我转头时，却发现海浪已经把船冲到了很远的地方。船员们在甲板上迅速集合，把锚缆伸

向其他同样也在海里游泳的乘客。鲨鱼在船周围时隐时现，甲板上的火枪手不停地冲它们开火，希望能把它们吓走。巨大的海浪减慢了我回游的速度，也让我筋疲力尽。脚下是无尽的深渊，而鲨鱼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咬掉我的一只胳膊或一条腿。船员们急急忙忙想要卸下一艘救生艇，却发现还得先装滑轮，这一来又浪费了不少时间。

万分幸运的是，海面上刮起一丝微风，使船向着我这边稍微挪了一些。最终，我抓住了锚缆的末端，此时其他人已经不顾一切地抱在上面。当船员们拉动锚缆把我们拉向船边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甩到我身上来了，谁让我在锚缆的最末端呢。费了好长时间，我们才一个个像钓鱼似的给钓了上来。海浪一波接着一波，船的每次晃动，不是把我们冲到水面下十多法尺的地方，就是把我们抛到海面上十多法尺的地方，弄得我们简直跟钓鱼线上的鱼儿一样。最后一次没入海里的时候，我差点昏了过去。再来一次，我可能就性命不保了。最后，他们终于把半死不活的我给救了上来。要是当时我淹死了，对自己和大家都无疑是个解脱。

这次事件过后几天，我们发现了陆地的踪影，陆地的轮廓由一排排仿佛扎根水中的树木勾勒出来。很久以后，尼罗河口岸的棕榈树也如此这般向我呈现出埃及的海岸。一位领航员上了船，将船顺利驶入切萨皮客湾。当晚，一艘救生

艇下了船，去岸上补充水和新鲜食物。我坐上救生艇，半小时后，就踏上了美洲大地。

有那么好一会儿，我抱着胳膊四处打量，内心里百感交集，脑海中思绪万千。当时的我根本不能理清那繁杂的思绪，哪怕今天也无法予以描述。这片大陆，从蛮古洪荒直至近代的许多世纪里，一直不为人知。可这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要踏上这片大陆的，除了首批原住民，还有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之后来到这里的第二批定居者。也是在这片新大陆上，欧洲君主政权的统治开始动摇，随着旧社会的终结，年轻的美国诞生了！她以一种闻所未闻的共和制存在着，并宣称这是对人类思想和政治秩序的一次变革。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的祖国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知道，这些海岸的独立一部分要归功于法国和法国人民的鲜血。那位自混乱与荒漠中挺身而出的伟人——华盛顿，他所居住的城市繁荣而富庶，而这座城市所在的大片土地，不过是在一个世纪之前，由威廉·佩恩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将革命和自由的浪潮送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法国，而法国也张开双臂，欣然接纳。我要在这片原野上进行哪些探索？在异国文明的有限边界以外，显然有着更为广袤的疆域。这就是当时在我脑中搅作一团的所思所想。

我们朝着远方的一处房屋走去，想要看看房屋主人有没

有什么物品打算出售。我们穿过一小片香脂冷杉和弗吉尼亚雪松林时，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袭人的香气。反舌鸟和红雀鸟在头顶飞来飞去，它们那婉转的歌声和鲜艳的羽毛预示着这里与众不同的气候。一个十四五岁很是漂亮的黑人女孩走了过来，敞开房前的大门。一眼望去，就能认出房子是一座英式庄园，并且是某位殖民地居民的家。牛群在篱笆圈起的人造草场里悠闲地吃着草；几只松鼠，有灰色的，黑色的，还有带条纹的，一个个在篱笆上蹦来跳去；一些黑人在锯木头，另外一些在烟草种植园劳作。我们买了些玉米面蛋糕、家禽、鸡蛋以及鲜奶，便回到了停泊在切萨皮克湾的船上。

接着我们便拔锚起航，开始驶向巴尔的摩港。当我们渐渐驶入港口的时候，水路变得越来越窄。海面波平如镜，我们仿佛正在沿一条大河行驶，河两岸是长长的林荫大道，而河水一路流入远方的一个湖中。在我们的印象中，巴尔的摩市仿佛就坐落在那个湖的尽头。这座小城依山傍水，城外的小山树木葱郁，山脚下是建设中的房屋。我们把船停泊在港口的码头，我就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岸后，我前往一家旅馆下榻，到了后才发现行李早已送至。神学院的学生们跟院长一起，住在为他们特别准备的地方，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及整个美洲。

同美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当时的巴尔的摩还没有现在这

么大。那时的它，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镇，很干净，也很热闹。我付给船长若干船费，并且在离港口不远的一家高档酒馆里请他吃了顿告别晚餐。这里有每周往返费城三次的马车，我于是预订了一个座位。凌晨四点，我上了马车，颠簸在新大陆的马路上，谁也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同车的旅客跟我素未谋面，到达首府宾夕法尼亚之后，我们就此分别，也难再遇见。

我们沿途所走的路，并没有经过修葺，仅仅做了些标记。乡间一片荒凉单调的景象，偶有鸟儿飞过，然而树木稀稀疏疏，几处房屋也是零零散散，没有聚成村落。这就是沿路所见，实在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

快要抵达宾夕法尼亚时，我们遇见了赶往城里市场的乡里人，还看见一些往来穿梭的公共马车和气派的私家马车。在我眼中，宾夕法尼亚是个考究的城市：城中道路宽敞，路边间或栽有绿树，路与路之间成直角交叉，朝向为南北或东西方向，显得井井有条。特拉华河流经此地，河的西岸修了条与之平行的马路。这条河在欧洲算是条大河，然而在美洲却不值一提，河岸低矮，景色也欠佳。

1791年我行至费城之时，费城还没有扩张至斯库尔基尔河流域，通往河边的那片土地，只是圈成几块，其间可见正在建设之中的几处稀稀落落的房子。

费城看起来单调乏味。总体来说，美国的城市普遍缺少

公共建筑，尤其缺少古代建筑。古老的天主教在欧洲筑造起高耸入云的穹顶和尖塔，然而新教却没能在美洲大地兴起欧洲那种建筑。这是因为新教不崇尚想象力的表达，况且其诞生的时间也不久。在费城、纽约以及波士顿，几乎没有什么建筑比围墙和房檐更高，这种整齐划一的高度看起来简直毫无情趣。

美国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块从属殖民地，而不是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风俗习惯多是沿袭别处，而不是自发形成的，所以你能感觉出当地居民并非原住民。这里的社会拥有美好的现在，但却没有过去。这里的城镇是新建的，连坟墓也是昨天才有的。于是我不禁在《纳契人》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在美国，欧洲来的移民没有墓地，他们有的只是城堡。对于这个没有先祖和回忆的社会而言，城堡便是其缅怀过去的唯一古迹。

在美国，树林是这片土地的子孙，自由是人类社会之母，除了树林和自由，美国再无古老之物。然而树林和自由，就足以替代古迹和祖先。

像我这样，带着寻古的热情踏上美国的土地，如老加图^①

^① 指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前 234—前 149 年)，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为人清贫节俭。一般称其为老加图，以与其曾孙小加图区别。

一般,到处走着,满心希望能在这里寻见罗马原始而朴素的影子,却看到周围尽是衣着优雅之人,他们乘着奢华的马车往来于闹市,其间言谈轻佻;又见财富分配如此不公,各地赌场肆意横行,更有剧院舞厅之喧嚣不绝于耳。如果老加图看到这般景象,他一定会震惊、愤怒的。在费城,我几乎以为自己身处一座英国城市,没有什么迹象暗示着我已由一个君主国来到了一个共和国。

从我所著《论革命》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前往美洲的这段时期,我一直是共和政体的坚定追随者。然而当我们抵达美洲大陆时,我却发现共和制在这里还难以实现,我仅仅感受到了一种摆脱传统束缚的自由,这自由从新生社会的道义中生出。但我其实忽略了这里还有另一种自由,一种源自知识和古代文明的自由,这自由借由代议共和制成为了现实。如今,为了享有自由,人们无需再亲自耕种土地,无需被迫远离艺术和科学,也不用再蓄起长指甲和大胡须。

对政治的失望之情无疑燃起了我心中的怒火,从而使我在《论革命》中大肆批判新教中的贵格会^①教徒,矛头更一度指向所有美洲人。不过,就其他方面而言,在费城(宾夕法尼亚首府)的街道上,这里的人们看起来还是很讨喜的:男人穿

^① 贵格会,又名教友派、公谊会,兴起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该会强调生活简朴,不参与任何世俗娱乐活动。

着得体，女人，尤其是来自贵格会的女人，统一佩戴着教会的软帽，看起来特别漂亮。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始荒漠之旅，然而路上偶遇的几位来自圣多明各的移民和一些法国移民，都建议我先前往奥尔巴尼市，因为那里靠近外围的殖民据点，而且离印第安部落不是很远，方便获取必要的信息，也更容易请到向导。

我刚到费城的时候，华盛顿将军恰巧不在城里。为了见他一面，我只好城里停留了半个月。他回城时，我看见他坐在马车上，赶着四匹雄赳赳的马儿飞驰而过。在我的想象中，华盛顿应该就是辛辛那图斯^①的完美化身。我正想象着罗马历 296 年共和国的景象，这时辛辛那图斯出现在了四匹马拉的豪华马车上，这番场面实在让我有些恍惚。大独裁者华盛顿不应该是一副庄稼人一手赶牛一手扶犁的样子吗？不过，等我向这位伟人递上我的推荐信时，我在他身上发现了老辛辛那图斯质朴的身影。

一座英式房屋，面积不大，看起来跟周围的房子没什么

^① 辛辛那图斯(前 519? —前 439?)，古罗马政治家，曾任古罗马执政官。传说公元前 458 年，辛辛那图斯被罗马城居民推举为执政官，前去援救被敌人围困的罗马军队。他在接到此项任命时，正在自己的小农庄上耕作着。在辛辛那图斯的指挥下，罗马军队一天之内就打败了敌军。然而罗马的危机一解除，他便辞职返回农庄再度务农，前后只当了 16 天的罗马统帅。

差别，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住所，没有守卫，连侍从也没有。我上前敲了敲门，一个女佣应声开门。我问将军是否在家，她回答说在家。于是我告诉她我有一封信要给将军，女佣便询问我的名字。法国人的名字在英语中很难发音，我的名字就是如此，显然她记不太住，只好轻声说：“请进，先生。”她带着我沿一条走廊往里走，在英式房屋中，这种走廊通常起着门厅的作用。我们一路穿过走廊，来到会客室，她让我在这里等候将军。

此刻，我没有感到一丝的不安。不论是伟大的灵魂，还是巨额的财富，都不会让我心生怯意。对于伟大的灵魂，我表示欣赏，但不会因此而自卑；对于巨额财富，我更多的是感到可悲，而不是羡慕。人类的脸从不会让我感到胆怯。

几分钟后，将军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神态平静，有些冷淡，但没有架子，同刻像中的表情十分相像。我默默地递上我的信件，他打开翻到签名页，然后大喊道：“阿尔芒上校！”他这样称呼德·拉·鲁埃里侯爵，于是侯爵过来署上了阿尔芒上校的字样。

我们坐下来，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叙说我此次旅行的目的，他不时地用法语或英语附和着，显得有些惊讶。我觉察到他的惊讶之情，于是强调说，“不过，与您建立一个国家相